

新式標點

聊齋全集

己亥六月杜就口署

810
37
WIVL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八月印行

標點聊齋全集(全四冊)

定價大洋九角

標點者 王無咎

出版者 東方書局

發行人 王幼堂

總發行所 上海九州書局

四馬路
中市

最

新式標點足本

二元一	冊一	集	全	嵐	曉	紀
二元一	冊三	集	全	盒	定	龔
三洋大	冊四	集	全	石	安	王
元四洋大	冊四	集	全	明	陽	王

近

聊齋文集王序

宋歐陽子序梅聖俞詩云：「詩人少達而多窮。」又曰：「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之在當時，一工於詩者耳，而生才之天，必沿其虐才之成例，而使之窮不得志，成其留遺數卷之詩，則凡不僅僅以一藝名，而於文字無不工者，又曷怪天之窮之也？蒲子留仙，少有俊才，長負時譽，取青紫如拾芥，入木署登承明，以文章潤色，鴻業固人人意中事。而乃青青一衿，循資躋成，均絳帳談經，綠圖授史，老爲糊獮，王天之窮之也，不尤甚於聖俞乎？雖然，予之角者去其齒，齧於彼者豐於此，仰屋著書，等身誇富，讀其文，或探原左，或胎息柳韓，奄有衆長，不名一格，視明代之摹擬秦漢，以爲高古，矜尙神韻，掉弄靈機者，不啻小巫見大巫矣！卽駢四儷六，游戲諧噱之作，亦能出入齊梁，追躡庾鮑，不爲唐以下儂佻纖仄之體。吾與蒲子歎觀止矣！僕自京華筮仕梓桑，老友踪跡闕疏，俗塵數斗，撲去無從，欲如向之把酒論文，盍簪聚首之樂，杳然不可得。幸蒲子之不棄，郵寄所作，謬以僕爲識途老馬，爲芻蕘之下問，謹援歐子之論梅子者，用以慰蒲子，或者虐才之天，憫斯文之喪，有悔禍之心，則蒲子之窮於今日，未必窮於後日也。請以吾言卜之。

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四日，新城王士禎序於刑部之明慎齋。

柳泉蒲先生墓表

先生諱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柳泉，其別號也。先生初應童子試，即以縣府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文名藉藉諸生間。然入棘闈，輒見斥，慨然曰：「其命也夫！」用是決然捨去，而益肆力於古文辭，奮發砥礪，與日俱新，而其生平之佗僚失志，濶落鬱塞，俯仰時事，悲憤感慨，又有以激發其志氣，故其文章穎發若豎，恢詭魁壘，用能絕去町畦，自成一派。而蘊結未盡，則又搜抉奇怪，著爲志異一書。雖事涉荒幻，而斷引謹嚴，要歸於警發薄俗，扶持道教，則猶是其所爲古文者而已，非漫作也。先生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而孤介峭直，尤不能與時相俯仰。少年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友，親旋結爲郢中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劇切，終一節無少間。鄉先生給諫翁公爲時名臣，而風烈所激，其廝役佃屬，或陰爲恣睢，鄉里莫敢言。先生猶毅然上書千餘言以諷，公得書驚歎，立飭其下皆斂戢。新城王司寇素奇先生才，屢寓書將致先生於門下，卒以病謝辭不往。嗚呼！學者日不見先生，而但讀其文章，耳其聞望，意其人必雄談博辯，風義激昂，有不可一世之概。及進而接乎其人，則循循然長者，聽其言，則訥訥如不出諸口，而窺其中，則蘊藉深遠，要皆可以取諸懷而被諸世。然而阨窮困頓，終老明經，獨其文章意氣，猶可以耀當時而垂後世。先生之不幸也，而豈足以盡先生哉？先生祖諱生泐，父諱槃，娶劉氏，增廣生劉公季調女。子四人，孫八人，曾孫四人，五世孫一人。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聊齋志異八卷。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八十有六。以本年葬村東之原。又十年爲雍正改元之三年，其孤將爲碑以揭其行，而以文屬余，以余於先生爲同邑後進，且知先生之深也，乃不辭而爲之文，以表於墓。同邑後學張元撰。

聊齋文集目錄

卷上

原天

灌仲孺論

志異自序

稷下別序

公門修行錄贅言

題時明府餘山舊意書屋

陳淑卿小像題辭

我日園倡和詩跋

擬表一

擬表二

擬表三

擬表四

擬表五

羣卉揭乳香劄子

卷中

上布政司救荒策

上孫給諫書

答陳翰林書

與韓樾老定州書

與阮亭先生書一

與阮亭先生書二

與諸弟姪

贈韓義仙序代

王儒人八十壽序代

曹大妄先生小傳

姜處士傳

重修玉谿庵碑記

紀災前篇

紀災後篇

龍泉橋記

放生池記

修柳泉龍王廟記

王村修路記

逸老園記代

遊靈巖記

明湖泛月記卽贈別孫給諫假滿還臺

卷下

募修鴛鴦谷橋引

募建石溝河橋引

徵畢信涉逸老園詩啓

爲沈燕及邀客小啓

秦松賦

煎餅賦

綽然堂會食賦

祭蜚蟲文

責自髭文

戒應酬文

唐豹巖命作誌

元配劉孺人行實

祭王西樵先生文

祭唐豹巖太史文

祭高念東少宰文

祭王阮亭司寇文

祭張聖瑞文

原天

天者，衆人所戴之天，亦衆人所具之天。遊天之內，忘天之表，上矣。執天之樞，合天之符，次也。觀天之經，得天之紀，以調和吾天者，又其次者。俯仰五天之下，息乎天之中，卽天覓天，竟忘鑿其天者，吾不知所謂天矣！今人舉目見天，舉目而識象數否？瞑目觀天，瞑目而覘星日否？是集也，固所以觀天文也。然就天言天，則元穹之垂象造化之推遷也，而非我之天也。就我言天，則方寸中之神理，吾儒家之能事。雖元會運世，曾不能當我一息；而天參兩地，變理陰陽，總屬緒餘矣。苟凝神默會，則盈虛消息，了無遺囑。昭昭方寸，彼行列次舍常變吉凶，不過取以證合吾天耳。乃有探元索隱之士，叩余而問曰：「天地未有之先，是何景象？天地化生之後，歸於何所？」吾幾無以應子矣。

異哉此問！吾幾無以應子矣。姑就吾方寸之天，爲汝妄言之可乎？天地之始終，猶一人一物之始終也。欲知天地之始終，不於天地求之，得之方寸中耳。何也？天地在大化之中，不啻旦暮之在天地；大化在方寸之中，亦猶天地之在大化也。方寸之中，吾何以觀大化哉？方寸之天地，不可以見見，不可以聞聞，不見不聞，空空靜靜，冥而守之，與元始合其真。渾寂永久，元神充盈，油油然覺靈機之發動，漸昭漸融，朗徹無垠。炤見天地未生以前，無理無氣，非暗非明，渾渾淪淪，包大道之原而理斯寓焉。由是隱隱躍躍，若有所欲動者，太乙之精，孕而爲氣。一氣熏蒸，溫涼初判，二氣交旋，結而成形。形結爲山海大地，氣耀爲日月星辰；七曜飛輪，錯轉於空虛無際之內；大地沉浮，特懸於星羅氣運之中。順逆遲速，各有定數；生克喜惡，皆有常情。是故一造一化，出於自然而不容已；一治一亂，

本乎運數而不可更。所以天地之常變，人事之得失，兩相徵驗。一念善即應景星慶雲，一念惡即應飛流字彗，一念喜即應和風甘雨，一念怒即應疾雷嚴霜。德之污隆，政之成敗，應若桴鼓，捷如發機。故邵康節之元會數，袁天罡之推背圖，皆可前定而知也。於是生生化化，至於理窮數盡，蕃華謝而雕耗隨之。山川失色，星日無光，形氣枯竭，虛火內炎，凡物皆壞。天地亦焚，魂魄與烈焰同銷，煨燼隨狂風蕩盡。渣滓悉掃，獨露真空，空虛亦泯，復如天地未生之先。此天地之大，始終方寸之真景况，孰謂冥冥之天，非昭昭之天也。豈待占候而知哉！此進退有數，消長有機，祇可靜觀而不可以示人。第吾子有問，不得不悠謬其說而妄對如此云。

灌仲孺論

灌仲孺，眞賢聖也，眞佛菩薩也。蓋聖賢佛菩薩，其胸與海同其闊，其心與天地同其空，其天真與赤松子

同其爛漫。倘稍有生死之念，存於胸中，賤貴之見，存於目中，卽不可以爲聖賢，不可以爲佛菩薩。仲孺者，其心只知有天地之爲大，君父之爲尊，朋友交誼之爲重，外則王侯與丐者，均之兩間之蠕蠕耳！觀其單騎而入敵營，以洩不共戴天之憤，非大勇而能之乎？獨是粗莽罵座，識者短其無術，不知此正仲孺之所以爲眞聖賢，佛菩薩，而世人不之識也。夫田蚡以貴戚而爲丞相，權爭日月，寬一牀第玩具，遂至列侯宗室，脅肩諂笑於一堂。且此列侯宗室之中，賢者、愚者、淺者、深者、滅裂者，固無之不有，豈盡與武安投契者哉？不惟不投契焉而已，以狗馬自恣之丞相，豈無心竊非之者哉？第各有一武安侯之念，在其意中，一武安侯之見，在其目中，故腰可以折，膝可以行，夫誰敢有侮之焉者？而獨仲孺者，有諸內必形諸外，一半膝席之間，而胸中之五嶽墳起矣。乃以不值一錢之程，不識，又不佔暉耳語於其際，故遂藉之以舒其磊塊，夫豈罵不識乎哉？罵武安而已矣！此正海闊其胸，天

空其心，爛漫其天真者也。使其罵他人之座而不罵武安之座，不可以爲仲孺也；使其不罵他人之座，而亦不罵武安之座，亦不可以爲仲孺也。惟罵他人而亦罵武安，不罵他人而獨罵武安，是其意中祇知其人之當罵，而並不知其爲武安也。嗚呼！此其所以爲仲孺哉！而要之漢室卿相，如汲黯、蓋不乏人，曾不聞櫻鱗折檻，一剖壯士之冤。而空使毅魄英魂，去作寢門之厲，亦可悲夫！

柳泉曰：「仲孺罵座，是尼山之杖也，是鷲嶺之棒喝也。一罵之間，已攝田氏之魂而收其魄矣。故涓城喋血，不旋踵而田氏隨之；而疑鬼驚神，且嘒嘒謝罪於臥榻之中也。噫！其真英魂爲厲，尙能追命於九原耶？抑天網恢而田氏漏，故子長借此以寄其牢騷耶？」

志異自序

被羅帶荔，三閭氏感而爲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僕落落秋螢之

火，魍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罔兩見笑。才非干寶，雅重搜神情；似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於斷髮之鄉；睫於目前，怪有過於飛頭之國。邈飛逸興，狂固難辭；永託曠懷，癡且不諱。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盧耶？然五父衢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上，頗悟前因。方縱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廢者；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瘠瞿曇，偏袒入室，藥膏如錢，圓貼乳際，痛而松生，果符墨誌。且也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棲止，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鉢。每搔首自念，毋亦面壁人，果是吾前生耶？蓋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風蕩墜，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盡，蕭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爲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嗟呼！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弔月秋蟲，假闌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

稷下別序

楊柳依依，春藏何處？梨花黯黯，夢淡於塵。數號風流，學士勾留之地；孃呼夜度，酒人馳逐之場。豈吾輩之能狂？果是鄉之可老，誰能遣此，亦難爲情。僕也，秋士工愁，相如善病；文人游戲，客子羈棲。白太傅江上琵琶，青衿溼淚；杜司勳梢頭豆蔻，珠箔尋春。腰不勝柔，憐柳枝其頻折；腸真欲斷，渡桃葉而無蹤。負負呼之，咄咄書也。稷下豪客鬪鷄，貴人走馬。萃往來之冠蓋，起日夜之笙歌。十載冶遊，略識迎風之舞；三生薄倖，難爲諠浪之詞。入洛士衡，空懷作賦；渡江羅隱，總未成名。最銷魂丁字簾前，慣日儘邀客醉；曾記得辛夸花下，有香都嬈人嬌。感身世之飄蓬，賺神仙之贈珮。迥超凡質，別抱芳心。洵可人也。當日者，千絲碧藕，輒自纏綿；一曲紅綃，可勝婉轉。認是鏤冰作骨，降從姑射之山；錯疑鑄玉爲魂，初夢羅浮之嶺。掃春山其入畫，眉嫵描愁，激秋水而無塵，眼波溜豔。婷婷可愛，舉

舉堪憐。同上簫臺。恨無綵鳳雙飛之翼；願藏金屋，空印寒鴻片爪之泥。是猶得隔座送鉤，愛煞紅燈綠酒；護花作幙，證諸絮果蘭因者已！燕雁代飛，烏兔促景。牽風水荇，催刀尺以商聲；逐浪浮萍，叩玉尊於明月。王仲宣登樓作賦，鄉思裴裒；張季鷹故國興懷，秋風根觸。悵飄零之書劍，何心評梁苑花枝，弄落拓之冠巾。誰暇問藍橋杵臼，卿真解意，偏知不唱黃河；我豈無情，爭奈未工白雪。灞岸盡相思之樹，三疊剛成；河梁吟攜手之詩，重逢何日？情至此，有不堪已首重回，傷如之何。噫嘻！鐵板銅琶，既託懷於坡老；曉風殘月，復自比於屯田。往日柔情，曲通情款；此時寸楮，那罄衷腸。老境婆娑，倩蹇驢其穩載；綺思稠疊，盼便鴻之時翔。儻然崔護重來，定不許桃花人面；大有文通感賦，還貽我春水綠波。

公門修行錄贅言

西南巨山中，有獮焉。善食糝，糝望見之，羣升木，獮至。

戛然一鳴；諸揉聞之，如果熟遇勁風，墮滿地上，悚息膝立，無敢逸者。獮乃相其碩大，置瓦顛頂而誌之。誌已，復以爪揣擇肥者而攫食焉。黠者乘間而棄其瓦，揣則遺之。偶一談及，罔不詫異。余曰：「此何足異？人類中固不乏也。君不見城邑廨舍中，一獮在上，而羣獮隨之乎？每一籥出，或一訟興，卽有無數眈眈者，涎垂嗥叫，則誌其顛，則揣其骨，則姑嘬其肉。其懦耶？恐喝之；強耶？械挫之；慷慨耶？甘誘之；慳吝耶？逼苦之。且大罪可使漏網，而小禍可使彌天，重刑可以無傷，而薄懲可以畢命。蚩蚩者氓，遂不敢不賣兒貼婦，以充無當之卮，冤矣！其吏皂之具冠裳者，尙陰刻而陽慈，而最難堪者，其副以牛鬼蛇神命，乞丐相，鷓鴣鳴，當之者求死不得矣。夫人生至爲副役，已入餓鬼道中，而又以漏肺救飢乎？其在惡人，良不足惜；而小鬼之伎倆，偏中於善良，何以故？樸訥者固不敢取顛瓦而擲之也，顛產破人離，在案中必不可少者，猶無怨耳！甚無謂者，株累繁多，而官訊所不及者半焉。隨行

而入，遂隊而出，人跪亦跪，人興亦興。吏意有所在，故不肯一挂漏，官意所不在，故不肯一勾消。經旬累月，郎當不休，遂有瘕死困圍，殍餓道路者，不亦大可哀哉！其喪天良而入公門者，勿論已。乃有忠信之質，入公門而始學爲裘，感耶否耶？」或曰：「子言左矣。凡庶人在官，率假刀筆爲不田之農也者，借笞杖爲無本之殖也者，善則必貧，使役而安貧也，當未役時，固早安之矣。」余曰：「固然，豈無借公門而修行者乎？昔菩薩不忍地下有冤魂，輒數年一降幽冥，慧光所照，屈死者械梏盡脫。若果安身極樂界，則柳枝甘露，何得沾及羅刹鬼國哉？」客掩口胡盧而笑。且曰：「子欲強獮學鹿，恐不能捐生殉子教也。」余曰：「不然。獮者惡獸，非血肉不生，人而具有肺腸，卽不爲麟豸，何至甘爲獮哉？」雖然，余是時姑爲此論，實亦不敢望其必從吾言。如袁愚山輯修行錄，公門人不惟厭觀，並亦厭聽，其有僅笑而不罵者，余服其夜氣之猶存矣。而事有出人意意外者，公門修行錄，竟刻自公

門。余聞之，望空膜拜，此真大士現公門身而爲說法，從此火盆中青蓮頓生，其功德豈可思議？又聞爲是舉者，開室潛修，並不求多福之報。然人之所祝，即天之所佑，彼蒼蒼者必不耳冷也。若猶疑之，試問從來威靈顯赫，震動一時，而卒不得終於正寢者，誰與謂鬼神於惡彰彰，而於善獨憤憤，必不然矣。故贅以言。

題時明府餘山舊意書屋

京洛詞人，英多磊落；燕山國士，年少風流。得句則石破天驚，臨箋則龍駭虎躍。鳧鳥飛來，隨車而灑；靈雨桃花，裁去徧野。而布陽春，衛洗馬乘羊於市；蚤飲香名，宓子賤鳴琴於堂。纔逾弱冠，循良作令；榆莛千材，文學爲官。絃歌萬戶，而且衝新廬舍，必陸機之所臨室，靜塵埃，知林宗之曾到。冲襟澗渺，逸興雲騫。除內廡之小堂，顏餘山之舊意。曾此陳蕃下榻，起奧舍於連垣；喜值時苗停車，變濁場爲清署。餘閒片刻，科頭半畝之宮；雅集崇朝，擊鉢五花之館。薰鑪夜熱，雲繞

書城；蠟炬宵明，香雜墨氣。千里遠仕，或發莊烏之吟；半道相邀，時度柴桑之履。滌筆之冰甌，雪椀，觸類皆工；到屋之酒白茶鐺，逐端並韻。傾襟倒屣，雅意高賢；緩帶垂簾，如還故里。卜鳳棲之不久，知驥足之將翔。某竊態從今，癡情似昔。羸膝數載，帶斷而續之以繩；抱刺三年，絨開而已滅其字。庚徵君之遊學，從役生徒；梁伯鸞之去鄉，爲傭市肆。近城郊而裹足，一往迷歸舍之徒；入公門而覲顏，四顧少回眸之舊。早完太平之賦，賴筆耘以代躬耕；幸依肆照之光，充藜腸而曝老背。偶睹吉光片羽，信淡菊之如人；竊窺越布單衫，覺芳蘭之竟體。衛根葵葉，意實切於傾陽；習苦蓼蟲性，已安於避葦。沐煙露之餘采，敢作陽鱉承齒頰之遺芬，爰同賀燕。

陳淑卿小像題辭

霓裳謫隊，香案舊曹。朱櫻櫻唇，原太冲之嬌女；風飄柳絮，入謝氏之閨門。遊龍之人，宛同洛水射雀之客。

鴛本瑯琊。伯鸞將婚，兵方興於白水，文姬未嫁，亂適起於黃巾。居民竄諸深山，王孫去其故里，隨舟縱棹，忽睹秦漢之村，叩戶求漿，竟是神仙之宅。開扉致詰，始辨聲音，秉燭傾談，恍疑夢寐。俗德搭面，送神女於巫山，倉卒催妝，迎天孫於鵲渡。片時荒會，遂共流離一點離齡，便知恩愛。寄八襪之襟帶，不爲秋寒；脫半臂之錦綃，非憐夜冷。迨夫烽煙罷警，遁客還鄉，攜四壁之芙蓉，來歸庭戶；捧半年之巾帨，始認家門。因亂成婚，已失椿萱之意，爲懼廢禮，大非姑舅之心。厭嫌之色難堪，驅遣之詞并進。流黃新婦，蹴袂裙之細步；以歸；織素故人，望蘼蕪之高山而去。連理之樹，日度愁鴛；比翼之禽，翻爲別鶴。此際真成雙怨，是番幸不長離。青鳥啣書，頻頻而通好信；紅衿繫綫，依依而返舊廬。且喜連數之亨，珍珠復還合浦；未釋帝天之怒，牛女終隔明河。道里非遐，遙天相似；韓房日近，蕩子還同。黃上侯之窗前，啼含鏡影；義安主之牀上，涕溼衾花。胡消息之能通，賴腹心之可託，金釵略扣，鐵限

初開。對影之鸞，相看欲舞；聞簫之鳳，並耦成仙。離合驚其非常，悲歡感而交至。沈吟爲爾，不擬有今；嬌羞昵人，猶疑是夢。引臂替枕，指屈黃蘗之程；縱體入懷，腮斷明珠之串。紅豆之根不死，爲郎宵奔；烏臼之鳥無情，催儂夜去。幸老采蘋之能解意，感女崑崙之不憚煩。力悲金屋之人，捐曾似扇；尤惜錦綉之物，棄不如麈。廣柳爲船，別嬌嬰於渡口；長江作泪，望情踰於河汀。遭逢苦而憂患除，艱厄盡而債孽滿。雷霆雖烈，漸感悟於湘衡；伉儷久成，初合懽於荳蔻。鴛鴦眠渚，不患風濤；燕子偃梁，同棲玳瑁。好期世世，香灼迎玉之肌；誓在生生，梳斷銜山之月。朝炊暮績，迎人之笑；醫仍開兒啼，女號請我之惡聲，未有所恨。離奢會促，孫子荆怨起秋風，可憐樂極哀生；潘安仁悲深長草，香奩賸粉，飄殘並蒂之枝；羅襪遺鈎，淒絕斷腸之草。半杯漿水，呼小歲之兒名；一樹桃花，想當年之人面。敬傳神於阿堵，聊寄念於空閨；環珮珊珊，臨風初動；春山淡淡，含睇將流。五夜中見影行來，願如紫紫；千

秋下有人拾得，恐當真真。薄資駢詞，即充小傳。

我日園信和詩跋

暮雨生微涼，處處惹松筠之氣；秋聲滴暗露，隱隱流荷芰之香。石徑雲深，檻外之寒釐弔月；銀床輾斷，庭前之小鳳啣花。邱壑曠乎襟懷，文章假之天地。風來水而景物俱可移情，酒滿樽中，主人復能醉客。天倫樂事，已集風月於蘭亭；大雅雄章，疑聽笙歌於梁苑。望仙帆之縹緲，恨未攀舟；披彩筆之風流，神切倚玉。驚人之句，已探珠顆於龍頰；擊鉢之餘，聊附繩點於驥尾。

擬

上至孝性成，恭遇 皇太后萬壽聖節， 御製
萬壽無疆賦，仍 命翰 詹諸臣擬作進呈
御覽，遂 賜御書各一幅謝表。康熙二十九年伏以
介永福於岡陵， 慈母晉無疆之祝； 煥天章於

松柏，聖人昭不匱之誠。百官共祝，遐齡萬國。羣瞻孝德，圖書彩溢，陳滋歡騰。臣等誠恐誠惶稽首頓首首竊惟君子三樂，純嘏莫大於俱存。王者萬幾，至德莫先於立孝。故明發切二人之念，晨昏謹三至之儀。顧復均等於昊天，劬勞尤專於母氏。赤虹繞霧，實啓堯封；紫宿流輝，爰開禹甸。雜霸之主，尚有長信之朝。衰晚之侯，猶悔城頽之誓。然甯親之典，少曠則鞫子之情。已微歌風而稱壽觴，徒矜德色於一旦。因疾而改常度，遂開罅隙於兩宮。即循定省之儀，莫盡順承之孝。未有揮毫染翰，親成萬壽之章。拜手颺言，盡受百朋之錫。如今日者也。伏遇 皇上陛下宏慈覆地，廣孝同天。瑞啓璇宮，敬 一人以宏萬邦之佑。光生瑤席，先百行而合四海之歡。至德高深，雖廣被乎率土；皇心凱摯，尤獨切於庭幃。念生育之恩，非玉食所可報具；持載之德，豈徽號所能揚恭。逢 萬壽之辰，親製無疆之賦。奏鈞天之廣樂，香繞紅箋；同擲地之金聲，花生青縷。龍躍虎臥，若曉漢

之橫空；鶴舞鸞翔，類長風之卷旆。黃門捧出，羣驚雲漢之章。丹陛傳來，俾和陽春之曲。天顏有喜，千臣共祝臺萊。造物無私，百爾均霑雨露。十行頒賜，固以寵異臣鄰。萬世珍藏，擬將永傳子孫。臣等學詩未就，作賦難工。幸居覆載之中，無忘坤儀之博厚。其在長養之內，惟祝嵩壽之遐昌。感聖主所躬行，因思致君以忠孝。沐皇仁所寵錫，輒期報國以文章。伏願道躋椿年，治臻樛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永式命於九圍。親吾親以及人之親，廣推恩於四海。宗社享無疆之福，而靈辰衍有道之長。兩儀可以參三王，不可匹矣。

擬

上尤科臣奏請 賜宋儒邵雍子孫世襲五經博士謝表 康熙四十一年伏以 昭代隆文明之治，禮重先賢，聖朝念風流之豪，恩加遠裔。榮忽生於望外，典遂出於異常。哲嗣騰輝，儒林動色。臣等竊惟

與朝重道，式及居廬。哲后尊賢，世食天祿。虞商之賓，客熟馬於周。魏狄之子孫，授官於宋。蓋類推之愛，遂因屋而念其烏。遺恩之存，或惜棠而保其樹。自忠厚之模，既渺而覃恩之典，無聞。欒卻之家，皂隸遂降於後世。房杜之子，門戶已壞於本朝。以彼烏巷故堂，空飛紫燕。而况朝儀舊譜，誰問青箱。仲舒之故宅，無恙乎空勞行人之矜式。太白之後嗣，猶存否徒煩觀察之流連。墜緒茫茫，道學感邱陵之變。前徽渺渺，布衣慚蘭玉之家。未有桂馥蘭馨，冠裳續箕裘之業。龍意鳳詔，褒封驚綸綍之榮。如今日者也。伏遇 皇帝陛下睿謀神授，健質天成。濬哲文明，志在堯舜。仁君之列，狗齊敦敏。恥居漢唐，凡主之間。立極開天，遠應五百年之運數。讀書論世，尚友千萬古之英賢。先民之居，已見。宸翰賜額，元聖之緒，業有曠典加封矣。念道學固闡於宋儒，而易理尤精於邵子。不求富貴，始探八卦之微。欲作神仙，猶恐二程之笑。窩名安樂，傳貽後人。自昔參究微言，固有功於開

繼於今振揚道化，何可不錄其子孫？推恩於草茅，俾備員於博士。陽春大造，施澤於不報之人。天地宏恩，動心於無情之地。百年駿骨，忽增價於千金。一介儒生，遽濫竽於庶職。是故當朝之盛典，不以遠而或遺，遂使先哲之家聲，至於久而益著。臣等秩愧績貂，名慙附驥。恪守所學，惟詩書二義為師；敬共厥官，與朱程二氏為友。仁義之道，遵為許國之資；忠孝之誠，誓作致君之範。伏願 政由人舉，德以日新。君道與師道而並隆，文運偕 國運而交泰。聖壽應南山之祝，君子萬年。 皇圖協東洛之符，本文百世。

擬

上念士習宜端 親製聖訓頒行學宮謝表 康熙四十

一年

伏以膠庠偏地，清時隆養士之文；綸紉自天，聖主廣作人之化。至教與 王言而並重，

學宮得 帝藻以增輝。士習維新，文風丕振。臣等竊惟型仁講讓，皆朝廷教士之方；立序設庠，原國家儲才之地。虞廷以五品親百姓，厥有明揚；周室以三物教萬民，始登俊秀。自對策肇於漢代，而入彀定自唐年。泮水青芹，掌之司成及司樂；澤宮白矢，升之司馬與司徒。因言舉人，固將求德行於科名之內；衡文取士，實欲得經綸於帖括之中。奈世教寢衰，則士風漸敝。縱橫自肆，羣習揣摩之文詞；佻達無行，共游子矜之城闕。惟綖掖之賤，為聖教所弗加；斯孝弟之行，為子弟所不謹。未有留心學校，敬煥天章；注意化成，親據容藻。如今日者也。伏遇 皇帝陛下丕煥唐文，重華虞哲。揆文奮武，天河洗兵甲之光；禮士親賢，旭日亘詩書之氣。掃藝林之軋苗，化洽薪樵。闢賢路之榛蕪，亨連茅茹。猶念橫經之士，皆他年之耳目；股肱當使釋褐之先，預平時之文學。德行責司鑒於教秩，或不以稱職為忠；付校士於學臣，恐第以守官為事。爰抒 容藻，用灑 宸翰。廣明德以

